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二程文集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吴炳

集部八

二程文集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二程文集十三卷附錄二卷宋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合集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伊川集一本二十卷一本九卷又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為一集為建寧所刻本是宋世所傳已參

錯不同此本出自胡安國家劉珙張栻嘗刻之長沙安國於原文頗有改削如定性書明道行述上富公謝師書中删落至數十字又辭官表顛倒次第易傳序改沿為泝祭文改姪為猶子珙等所刻一以安國為主朱子深以為不可嘗以書抵珙及栻㦸氣詬爭辨之甚力具載晦菴集中然二人迄不盡用其說蓋南宋之初學者猶各尊其所聞不似淳祐

以後門戶已成羽翼已衆於朱子之言一字
不敢異同也元至治閒臨川譚善心重為校
刋始與蜀人虞槃商確考訂悉從朱子所改
其定性書富謝二書所刪字亦求得別本補
足又㨿輯程子遺文十六篇遺事十一條並
朱子論胡本錯誤諸書別為二卷附之於後
惟伊川詩僅有三章河南府志載其陸渾樂
遊詩云東郊漸微緑驅馬欣獨往舟縈野渡

時水樂春山響身閒愛物外趣逆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集中無之善心等亦未及収地志率多假借名人以誇勝蹟其殆好事者所依託又出於善心之後歟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二程文集卷一

明道文集一

宋 程顥 撰

銘詩

顔樂亭銘（為孔周翰作）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顔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顔舊止巷汙於榛井堙而

祀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賈善諭發帑以金巷治以闢井滌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顔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顔惟孔學百世之下顔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偶成　時作鄠縣主簿

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

將謂偷閑學少年

游鄠山詩序

僕自幼時已聞秦山多奇占有區者尤俊秀出常恨遊賞無便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遂請於天官氏願主簿書於是邑謂猒飫雲山以償素志今到官幾二年矣中間被符移奔走外幹者三居其二其一則簿書期會倉廩出入固無暇息惟白雲特在山面最為近邑常乘閑兩至其餘佳處都未得往變化初心辜負泉石五年二

月初吉聞貳車晁公來遊諸山先是晁公見約同往會探吏失期二日早晁公以書見命始知車騎已留草堂走白邑大夫張君時民產有在山麓者以罪沒官府符方命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往鞭馬至山而晁公已由高觀登紫閣還憩下院見待已久遂奉陪西遊經李氏五花莊息駕池上夜宿白雲精舍詰旦晁公西首僕從傍山東遊紫閣登南山望仙掌回抵高觀谷探石穴窺石潭因周視所定田倘徉於花林水竹間夜止草堂是

晚雨氣自西山來始慮不得徧詣諸境一霎遂霽明旦入太平谷憩息於重雲下院自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絶殆非人境石道甚巇下視可悸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洞過虎溪西南下至重雲閣訪鳳池觀雲頂凌霄羅漢三峰登東嶺望大頂積雪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白石磷磷於水間水聲清泠可愛坐石掬水戀戀不能去者久之遂宿大定寺凌晨登上方候日初上西望藥山北眺大頂千峰萬巒目極無際下山緣東澗渡横橋復憩

於重雲下阬出谷遊太平宮故基而歸馬上率爾口語往往成詩章自入山至歸凡四日得長短詠共十二篇姑存之以誌遊覽之次第云

白雲道中

吏身拘絆同疏屬俗眼塵昏甚瞽矇辜負終南好泉石一年一度到山中

馬上偶成

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冗空令學業衰世路嶮巇功業遠

未能歸去不男兒

遊紫閣山

仙掌遠相招縈紆渡石橋暝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樹色千層亂天形一罅遙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

獼猴山僧云晏元獻公來獼猴滿山

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鞦韆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更世情

髙觀谷

轟雷疊鼓響前峰來自彤雲翠靄中洞壑積陰成氣象鬼神憑晤美威風噴崖雨露千尋瀑落石珠璣萬顆紅縱有虬龍難駐足還應不是旱時功

草堂寺在竹林之心其竹葢將十頃

參差臺殿綠雲中四面篔簹一徑通曾讀華陽真誥上神仙居在碧琳宫

長嘯巖中得冰以石敲餐甚佳

車倦人煩渴思長巖中冰片玉成方老仙笑我塵勞久

乞與雲膏洗俗腸

游重雲

久厭塵籠萬慮昏喜尋泉石暫清神目勞足倦深山裏猶勝低眉對俗人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幛比到山前却不見蓋爲仙掌所蔽

行盡重雲幾曲山回頭方見碧峰寒天將仙掌都遮斷元恐塵中俗眼看

凌霄三峰

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峰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静得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陰吹響雷生谷底老松如箸見崖顛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

雲際山

南欒東邊白閣西登臨身共白雲齊上方頂上朝來望陡覺羣峰四面低

下山偶成

襟裾三日絶塵埃欲上籃輿首重迴不是吾儒本經濟
等閒爭肯出山來
是遊也得小松黄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窗戲
作五絶呈邑令張寺丞 興宗
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
潢溪山水照人清
心閒不為管絃樂道勝豈因名利榮莫謂冗官難自適
暇時還得肆游行

功名不是關心事富貴由來自有天任是榷酤虧課利不過抽得俸中錢

有生得遇唐虞聖為政仍逢守令賢縱得無能閒主簿婥遊不負艷陽天

獄訟已閑究滯雪田農還喜土膏勻只應野叟猶相笑不與溪山作主人

春雪

二月將臨尾羣陰久退潜只知桃李艷何復雪霜嫌密

霰仍先集飄霙忽散霑帶風成料峭和雨作廉纖江漢初彌望珠璣亦間兼片痕才著瓦斜勢漸穿簾烏化迹城鶴逵鋪越女縑落英時鬬舞飛絮或同黏直把瓊瑤比誰疑鵲鷺擣透肌雖共利洒面以爭銛寒怯開闌賞光凝伴月覘價增樵市炭興入酒家帘駐足銀粧屐昂頭玉裹簷如何欺照律重傒困窮閻薪乏經朝備衣因恃暖拈擷芳游女恨憂歲老農占惜竹頻敲葉愁花旋屢苦失摧悲太肆助虐有飛廉驟降初疑勇旋消亦訝

謙朔雲雖借便水后可無厭縱任陰靈巧難令木氣殲寒威徒自奮春氣亦時添積勢方平壠澌流已墜簷暗空猶沓沓近地即估估遠水難遮面高峰不裹尖著墻聊畫粉蓋地豈成鹽紈扇驚塵暗崑崗認火炎端來薦融釋空復助洳漸積潤終滋嫩驚雷亦震渰來君莫惆悵杲日待重瞻

晚春

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中間幾悲歡況復多聚散青

陽變晚春弱條成老榦不為時節驚把酒欲誰勸

桃花菊

仙人紺髮粉紅腮近自武陵源上來此花近歲方有不比常花羞晚發故將春色待秋開存留金蘂天偏與漏泄春香衆始猜兼得佳名共堅節曉霜還獨對樓臺

早寒

一夜威霜特地嚴朝來寒氣入書簾乍須火暖親爐獸初覺冰澌結硯蟾敗葉卷風輕蔌蔌遠峰經曉静尖尖

出門未要貂狐煥且著輕裘次第添

新晴野步

青帝方成萬物春如何淫雨害芳晨乞求共指雲間日悔恨輕嫌陌上塵消盡風威猶料峭放開山色已嶙峋燕遊莫道王孫樂亦有羲皇更上人

陰曀消除六幕寬嬉遊何事我心閒鳥聲人意融和候草色花芳杳藹間水底斷霞光出岸雲頭斜日影銜山緣情若論詩家興却恐騷人合厚顏

西湖

淇水橋邊鴨子陂樓臺只在郡城西煙波乍見心先快島嶼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横舴艋有時經雨飲虹霓如何咫尺塵埃地能使遊人意不齊

環翠亭

城居不見萬山重因起高亭破遠空虛曠直疑天宇外周旋如在畫屏中凝嵐散靄層層出削玉排青面面同暫得登臨已忘去四時佳致屬賢公

中秋月

雲静好風吹清光溢四垂金行方盛日陰魄正中時髣髴窺瑶闕分明露桂枝遨英同醉賞誰復歎官羇

象戲

大都博奕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法偏裨兼備漢官名中權八面將軍重河外尖斜步卒輕却恍紋楸聊自笑雄如劉項亦閑爭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平日邀相見過門又不逢貪隨看花伴應笑我龍鍾
須知春色醲於酒醉得遊人意自狂直使華顛老公子
看花爭入少年塲
貪花自是少年事況酒定嫌醒者非顧我疎慵老山野
却騎歸馬背斜暉
下馬問老僕言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叢深不知處
桃李飄零杏子青滿城車馬響春霆就中得意張公子
十日花前醉不醒

贈王求甫鐵如意

妖言莫信傅張惡虛氣休將碎唾壺借問閒窗靜抓背何如爭勝擊珊瑚

送吕晦叔赴河陽

曉日都門颭斾旌晚風鐃吹入三城知公再為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

贈司馬君實

二龍閒卧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

始知深意在蒼生

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

條山蒼蒼河流黄中蒲形勢天下彊帝得賢侯殿一方四年不更慰民望元豐戊午季春月上心閔雨愁黎蒼使車四出走羣望我亦奉命來侯疆情誠感格天意順詔書才下雨已霶病麥還青禾出土野農鼓舞歌君王故人相見不道舊為雨歡喜殊未央聖主寛憂小臣樂自可放蕩紓胸腸白石萬固皆勝地主人為我攜壺觴

况逢佳日俗所尚車馬未曉塡康莊扶提十里雜老幼
迤邐千騎明戈槍初聽鳴鐃入青靄漸見朱旆輝朝陽
遨頭自是謝康樂後乗獨慚元漫郎僚來雖知有賔客
衆喜更為將豐穰臨溪坐石遍巖谷幽處往往聞絲簧
山光似迎好客動日景定為遊人長乗高望遠興不盡
戀戀不知歧路忙人生汩没苦百態得此樂事真難常
我辭佳境已惆悵僚亦那得久此鄉他時會合重相語
幸負泉石何能忘

戲題

曾是去年賞春日春光過了又逡巡却是去年春自去我心依舊去年春

題淮南寺

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對愁

和家君早寒之什

滿地清霜結曉寒平明飛霰洒柴關乍憑酒力溫肌骨

陡覺風威著面顏閭里相呼泥圵户牛羊收牧下前山急須趂日藏薪炭凍後髙枝不易攀

和詠草

漸覺東皇意思匀陳根初動夜來新忽驚平地有輕緑已蓋六街無舊塵莫為枯榮吟野草恐當作火且憐愁醉枕舊作枕香輪詩人空怨王孫逺極目萋萋又一春

和邵堯夫打乖吟二首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顔氏樂

清風千古伯夷貧容求墨妙多攜卷天為詩豪剩借春
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慰鄉人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為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
萬鍾難换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
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為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
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

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和堯夫西街之什二首

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行次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侍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時泰身閑難兩得直須乘興數追陪

先生高蹈隱西街風月猶牽賦詠才暫到鄰家賞池館便將佳句寫瓊瑰壯圖已讓心先快劇韻仍降字占桵只有一條誇大甚水邊曾未兩三盃

遊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氣改一罇聊為晚涼開水心雲影閒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秋日偶成二首

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凌虛百尺樓世上利名羣蠛蠓古來興廢幾浮漚退居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静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宫

睿祖開真宇祥光下紫微威容凝粹穆仙仗儼周圍嗣聖嚴追奉神遊遂此歸皃瑶臨秘殿天日照西畿朱鳳銜星蓋清童護玉衣鶴笙鳴遠吹珠蘂美晴暉瑶草春常在瓊霜曉未晞木文靈像出太一醴泉飛熙夕思颸

馭香晨望絳闕哀遲愧宮職蕭洒自忘機

和王安之五首

小園

閒坊西曲奉常家景物天然占一窳恰似庾園基址小全勝浥澗路途賒知君陋巷心猶樂比我僑居事已諳且喜杖藜相過易隔牆無用少游車白樂天有詩戲盧中丞浥澗山居去城之遠

野軒

誰憐大第多奇景自愛貧家有古風會向紅塵生野思

始知泉石在胸中

汙亭

強潔猶來真有為好高安得是無心汙亭妙旨君須會物我何爭事莫侵

藥軒

囊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好是微風入庭户清香交送满檐楹

晚暉亭

亭下花光春正好亭頭山色晚尤佳欲知剩占清一作春風處思順街東第一家

和花菴

得意即為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靜聽禽聲樂閒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柰此情何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為四韻奉謝

治劇君能佚居閒我更慵自惟降藻麗不解繼春容寡和知高唱深情見古風靜吟梁甫意真似卧隆中

和諸公梅臺

急須秉興賞春英莫待空枝謾寄聲淑景暖風前日事淡雲微雨此時情

後一日再和

常勸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屨染埃塵秪應風雨梅臺上已減前時一半春

郊行即事

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遥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巷

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醉秖恐風花一片飛
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

春日江上

新蒲嫩柳滿汀洲春入漁舟一棹浮雲幕倒遮天外日
風簾輕颭竹間樓望窮遠岫微茫見興逐歸槎汗漫游
不畏蛟螭起波浪却憐清泚向東流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歸騎已登吳坂峻

飛雲猶認華山高門前岐路通西國城上樓臺壓巨濤

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香醪

盆荷二首

庭下竹青青一作圍盆荷水面平誰言無遠趣自覺有餘

清影倒假山翠波光朝日明漣漪尤綠淨涼吹夜來生

衡茅岑寂掩柴關庭下蕭疎竹數竿狹地難容大池沼

淺盆聊作小波瀾澄澄皓月供宵影瑟瑟涼風助曉寒

不挍蹄涔與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

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內外却應分别更迷真韓詩云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愧我未能忘外樂綠尊紅芰對西

哭張子厚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山東無復蒼生望
西土誰共後學求千古聲名聨棣蕚二年零落去山丘
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游

二程文集卷一

二程文集卷二

明道文集二

宋 程顥 撰

奏疏表

論王霸之辨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

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王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

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

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為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葢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獘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

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熙寧二年

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論遣張載按獄

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

載經術德義久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奬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於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案詔一作訟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葢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鉤深練覈之能攻擿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

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況菑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謹具狀奏聞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論君道一作上殿劄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端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

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一本此句在上句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

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葢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茍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

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
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
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
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一作尚）之士朝廷當
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
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
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
教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

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廪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

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敎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

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大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倩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

路别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罷其監司與州郡之司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賔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

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録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

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熈寧元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諫新法疏 熙寧二年三月四日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借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暌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

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一作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况糶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

檢會臣所上言再賜施行則天下幸甚時為監察御史裏行上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至中書臣畧諭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駮大臣章奏顥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言尤為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邪說誣民而令詔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帖息

再上疏熙寧三年四月十七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葢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

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興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揺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時權監察

御史裏行由是罷為權發遣京西路同提典刑獄

辭西京提刑奏狀

臣伏蒙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瀝懇誠不敢祗受願從竄謫曰冀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寘在言責伏自供職已來每有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為心不敢以揚已矜衆為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為謟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

不忍為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
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濶疏徒有捧土之心曾微回
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
聖明是臣隳廢職業既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
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恥願就
如其見利忘義靦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
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
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

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之刑投諸荒陬實所甘分臣無任瀝血祈天之至熙寧三年四月上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奈何安石曰陳襄程顥專黨呂公著都無助陛下為治之實今當邪說紛紛之時乃用襄知制誥顥提點刑獄人稱其平正此輩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獎用何為肯退聽而不為善乃以為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

論十事劄子

師傅　六官　經界　鄉黨　貢士　兵役　民食　四民　川澤　分數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稱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

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葢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人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茍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獘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茍便於今而有

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

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莩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葢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

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樂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禄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

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横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

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

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别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

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别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

疏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賛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虚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已

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為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髙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名對詔以治道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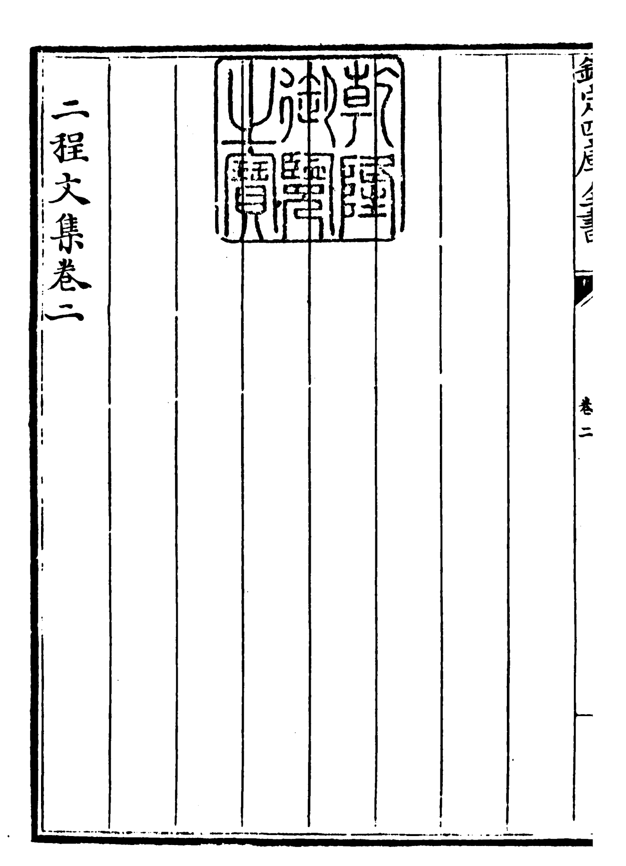
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並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謝澶州簽判表

論議無補職業不修國有典刑罪在誅戮曲蒙弘貸仰荷鴻私期於縻捐莫可報謝中謝臣性質朴魯學術空

虚志意粗修智識無取陛下講圖大政博諜羣材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旣遭遇明聖亦思誓竭疲駑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淵疎之論愧非摯搏之才徒嘗刳瀝肺肝曾無裨補毫髮旣不能繩愆糾繆固不顧沽直買名豈敢冐寵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劾之章繼上閤門之請突堅天意未回憲章尚屈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不惟沮諍論之風亦懼廢賞刑之實力形奏述恭俟誅夷此葢伏遇皇帝陛

下極天清明普日照臨洞正邪之心迹辨真偽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實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蓋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道愈篤顧狗小夫之志不為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



二程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二程文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吴炳

二程文集卷三

明道文集三

宋 程顥 撰

書

答横渠先生定性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静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為外

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窮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

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一作物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

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内者為是也今以自私

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

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

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

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

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記

晉城縣令書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一無記字)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一作其)與古史之意(一作事)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

知為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葢必本之人情而為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為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即皇皇然圖所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

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為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祭文

祭富鄭公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

議郎監汝州鹽酒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顥謹遣外甥張獻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粤稽古昔得全實難惟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吕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險艱真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孫騫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勲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

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亦為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齎咨而涕尚以公之沒也為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承肩屏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既衰而志遷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久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旦屬纊之前萬物已莫累乎心胸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謚典號為摭實彝冊之聖詔極於

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為憾者蓋非偶然顓愚不肖辱公禮遇顧相期於義理非見私於趨附公薨於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歛不望棺𦵏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禮陳非具恭祭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彭侍郎文

悠悠彼蒼顧佑有常如何不淑殲時之良胡不慭遺以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拜箇為公所器教之誨

之實妻以子二姓之歡疇可倫擬逌二十年顧愛終始
我謫河北公薨建康義不得往神魂飛翔望南浦之蕭
條想丹旐之悠揚淚如流水不到公之堂號聲動天不
徹公之喪惟公德尊本朝行高當世為四國之矜式被
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
掀揭天地縱綿百世之長公為不亡雖竭無能之鄙辭
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寓愚之誠兮因遠致乎肴膳
公其來饗兮慰余之悲傷長言思禮之厚兮知何時之

可忘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公諱思永字季長其先京兆人唐之中世有為吉州刺史者因家焉今為廬陵人尚書治經術以能詩名於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以東宮官退居臨湘公其次子也公性淳粹明重材質瓌秀孩提時即異於常兒未嘗為戲弄之事數歲已自知為學尚書每撫其背曰興吾家者必是兒也未冠居尚書喪以孝聞家貧無以

塋晝夜號泣營治歲終卒能襄事扶喪數千里歸廬陵知者無不咨歎終喪益自奮勵力學有文稱天聖五年舉進士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臣言其材遂監泰州角斜鹽場當路益知其賢交薦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洪州鹽務移知廣州南海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邑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既又通判睦州會海水大上夜敗台州城郡人多死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將至

吏民皆號訴於道公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
瘞溺死者為丈以祭之問疾苦賑饑乏去盜賊撫羸弱
其始至也城無完舍公周行相視為之規畫朝夕暴露
未嘗憇息民貧不能營葺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
公私之舍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庳壞僅有髣髴思
為遠圖召僚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為
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為永
利天子嘉之錫書奬異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啼

戀者交於道未幾就移知潮州潮民歲苦修堤之役吏緣爲姦貧者尤被其害公爲之法役均而費省民大悅代還知常州時爲都官員外郎尋召爲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爲節度使物議讙動

公師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為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為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内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為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為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汎恩罷臺職以司封員外郎出守宣州前守以贓敗郡

政隳弛歲復大歉公至修紀綱撫凋瘵奏發官庾以活
饑莩卒無流亡體量安撫使上公治狀為諸將一作州之
最儂智高連陷州郡嶺表用兵餉饋仰於荆湖除北
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
州知勸丁溪蠻酋彭仕羲恃險而驕將帥羣蠻為亂先
移文罵辰州守將將不能制請公誅之公行部至辰仕羲
畏公即遣親信持書迎謁禮甚謹公推誠待之諭以禍
福皆悚懼感服請自悛革邊患遂息時大農以利誘諸

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裒民取賞吾不忍為遂無所獻
南寇平公以勞進工部郎中名為度支判官升刑部歲
餘出為益州路轉運使始直史館賜三品服入辭仁宗
諭之曰益部遠方以卿安撫吾無憂矣至蜀會城都闕
守詔公權領府事前政多務姑息寖失法度至有吏盜
官錢千緡付獄已三歲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治
之一日而獄具蜀人以交子貿易皆藏於腰間盜善以
小刃取之於稠人中如己物民病苦之公得其狀即捕

獲一人使疏其黨類得十餘輩悉黥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而人知畏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峨嵋常留成都中數十日誅取珍貨奇玩例至數百萬錢一出於民間公命三省其二使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任中還兵部郎中召還為户部副使歲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英宗嗣位恩升給事中時狃於承平治兵者鮮明紀律而三關為甚公為帥方重嚴正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驕

兵大戢河北舊以桑麻爲產籍之高下民懼不敢藝植故益貧公奏更其法自是𦂳績之利歲歲增益在鎮二年邊圉帖寧人民浹和公惡邊臣之邀功啟事者屢加裁正遂與大臣持議不合由是以病請解兵任求爲江南官徙知江寧府潮與江寧舊多火災迨公去未嘗作人以爲德政之感留金陵歲餘復名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王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

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為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求解憲職以章言者五進見而面陳者多至不記會英宗不豫公方憂懼不復自言今天子踐阼真拜御史中丞請裁損出入用度務從儉約以稱先志上嘉納之會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其說盞盛於都下而之奇欲扳公為助乃曰公嘗言之公亦謂帷箔之私非外人所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言一興而人

以為信且其首為濮園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而執政以之奇所論寘脉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甘重謫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計翌日降授給事中知黄州道徙太平州郊祀推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未滿歲移揚州熙寧三年上書告老還戶部侍郎致仕朝廷憐之故詔辭甚美所以寵耀其終始焉

公晚樂歷陽風土遂徙居之將歸十一月過金陵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一金陵之人奔走供事往來哭於道路其得人心如此公任官四十五年累階至某勲某爵某食邑若干公精慎長於政事遇繁劇他人若不可堪而公處之裕然故世稱有大體精吏治者必歸之公其事業磊落見於時者為不少矣然其德性之美心術之醇世尤尊之蓋資稟有過於人者也故其仁厚誠恕出於自然年八九歲時尚書為岳州從事公晨起

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公黙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則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耶吏歎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為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撫宗族有恩意外甥孤女收視之如己子

為擇善士而嫁之守常一不妄遷習與朋友交盡信義始卒無移改㢘潔純儉本之天性居母喪貧甚鄉人爭饋之皆謝去風俗為之化後居顯仕自奉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色奇巧之翫其氣宇高爽議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動必由禮未嘗有惰慢之色戲侮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襟度夷曠不可澄撓與人處雖終歲莫見其喜怒之變遇事明白不事緣飾接人無貴賤高下一以忠信動無疑忌即之温然有大雅之德為政本仁恵吏民

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己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辨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嘗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蓋源流如此宜其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自朝廷至於士人推其誠長者至其持守剛勁不可毫髮遷奪喜善嫉惡勇於斷決不為勢利誘不以威武移潮州州宅舊傳多怪前後守臣無寧處者公迄

去未嘗問其有無其違理守正若此凛乎其丈夫也故
歴事三朝人主信之公娶晏氏故相元憲公之姪而刑
部侍郎諱容之子也封延安郡君有賢行為宗黨所尊
二男長曰衛前趙州軍事判官孝謹和厚以親老不忍
去左右解官歸侍者十年矣次曰衍俊敏有高才方舉
進士而卒五女子長適知鄂州嘉魚縣胡從次適宜春
李伯英次即顥之室又次適太常博士田祐次適著作
佐郎齊域而歸李氏齊氏者皆早世孫四人曰該曰諮

並試將作監主簿詢訢尚幼孫女五人俱未嫁公終之明年嗣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之喪葬於和州歷陽縣某鄉某里某地前期得公之官次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覼所覯炙而知者謹加編録請求誌於盛德君子以圖不朽謹狀

二程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文集卷四

明道文集四

宋　程顥　撰

墓誌銘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熈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塟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

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符祥辛亥至是葢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為頴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伯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夜不扇

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寓一作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葢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

人而就問者曰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隷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

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一有為字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一有者字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

豈所謂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徳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塋附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濶步長趨凌髙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宫

先生所終

李寺丞墓誌銘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為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䕶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汨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

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羣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為高深方勇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為絶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毁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羣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為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悵累日痛自飭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為隕涕非至誠

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為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丞尉乏與其令謀曰劉右鵲石門羅姓者皆健賊招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為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為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為之死然名我亦有以為信

乎仲通即以其符詰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為惡雖不名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為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糜以冗職可絶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為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

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為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己共為謗語借勢於上官以揺其事人皆為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二一作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槩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媿於古人況使得與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

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於濮州鄄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附焉夫人太子中舍杲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葢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為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莫如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禀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一作純粹兮會元之期聖雖

可學（一作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矣
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
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有
考觀銘詩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徙
家華陰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
志為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羣書聲聞四馳就學

者曰衆雖邊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
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陜而西多宗先生之學
元昊盜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
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禄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
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蠻酋儂智
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先生之賢請干其
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為
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尚鬼而廢醫惟

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去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為視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巳人娶婦必責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為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與之約曰踰是者有誅未閱歲邑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益凋敝先生抗議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旁郡境多虎暴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生日夜治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

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為害
再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貧民
而質其田劵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發
櫝出劵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脅趙至誠
貪狡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為奸吏前後為守者莫能去
一郡患之先生暴其罪荷校置於獄自守而下畏恐生
禍交為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誅之聞者快服
用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官計省第

折愽之最就改大理評事部使者丐留遂復簽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至則鑿小鄭泉一作鄭以廣灌溉議復鄭白舊利未幾名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興役旋復專總其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己出渠功有緒而讒毁交至以微文細故為先生罪遂罷其役美利不究論者惜之元豐已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以屈於人視貪邪奸佞若寇賊仇怨顯攻面

數意其人改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在已也博物强記貫涉萬類若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筭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强壯厲勇於有爲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葢出於自然非勉强所及少與申顔爲友易衣互出而謀食以養二

家如一顏病先生徒步千里為之求醫歸而顏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斂而先生至撫之而瞑顏謀塟其先世而未能顏死無子又不克塟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以居適有饋白金者先生爾顏之孫妹為憂未遑卹已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頹波而起廢疾先生家無甔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為歸非力能也誠使

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宴告友人郭行者詣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乃為治賣吾廬而不售先生憫然計橐中裝適當其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贐行比還悉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為他利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瘉貧無以為車乘先生曰子行則未能留則將困因推其馬與之躧步而歸其克己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穰苴孫武

之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路郡縣部族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一無此字）熙河未開之時（一作前）幕忠獻公請先生謀渭源之地先生馳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爲明利害皆感悟喜躍翌日詣軍門輸土（一作納聽）命願爲藩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千里因城熟羊以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年治平中敵嘗寇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為妄舉互言於朝時敵去未遠遣先生按

視其迹受命即行人皆為之寒心先生以數十騎馳涉敵境日暮猝與敵遇乃分其騎為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敵循環間見疑以為大兵誘已終不敢擊秦州舊苦蕃酋反覆縶其親愛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雜羌離怨益甚其後釋其縻而歸之戎人感一作悦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為已任主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為之治學舍興絃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

生之文尤長於詩晩益說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為浮屠事焚楮貨徼福覬利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父諱暠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妻（一作其嬈）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評事四遷為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錫五品既終之明年

仲春八日塟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之次舉前夫人祔焉顥先生女凡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為詳故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宫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程殿丞墓誌銘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土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師貴重於朝始賜第京師為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多好善而吾叔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瑜字叔寶

少師諱羽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之曽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髙密縣君崔氏之孫贈大理寺丞諱道天水趙氏長壽縣大君任氏之子少以族兄廣平文簡公廕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為荆南監利尉即以幹敏稱再調永州零陵簿盖以才著時谿蠻嘯動楚㓰縣邑道州寧遠最當賊衝部使者命公攝令事至止之日邑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創治夜以繼日完集未幾蠻冦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激勵士卒躬冒矢石

捍守累日以奇兵由水中旁出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旣而同守者皆論功丐賞公曰城守吾事也城獲完足矣尚當以為利乎卒不自言代還得為汝州龍興令計省言其材遂監解州鹽池歲課羨溢改大理寺丞簽書磁州判官公事太守武人不知為政公從容開賛一郡大治事雖出公而人莫窺其跡謙晦不伐率皆此類以年勞升太子賛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邛州依政縣時長壽太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即上書願就

監臨以便奉養改舒州皖口監轄乃以考課遷殿中丞還朝知濮州雷澤縣未行暴疾終於京師實嘉祐七年三月十八日也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莊謹厚不妄言笑進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理望之肅然三歲而孤長壽太君教養嚴至恂恂奉事恪恭朝夕未嘗少懈善與人交久而益篤嗚呼行足以勵俗才足以有為不幸短命未究所施歿之年方四十三矣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和慈孝睦族人推其賢三子曰預以疾廢曰顗

曰顗皆為儒學三女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官王師古仲適襄陵賈芮季適汝南周純明熈寧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從兄司農塋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隂鄉先塋之次顥以父命得預役事又掇公之官世行業而為之誌既又繫之以銘曰

謹於奉親勤於事君端於立身無愧乎古人山可夷谷可堙斯言不泯

程郎中墓誌

公諱璠字仲韞姓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少師以勲徳顯重賜第京師始為開封人少師諱羽其媲曰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是生虞部府君諱希振娶博陵崔氏封高客縣君是生尚書府君諱遹公即尚書之仲子母曰孝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氏公生數歲而孤教養於伯兄十六以族兄廣平文簡公詹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為常州户曹掾時朝廷遣使安撫二浙表言公才就除明州司法力抗暴守數活疑獄當途者交

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邑富多彊猾小民困於侵漁為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未幾皆斂手莫敢犯盜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廣灌溉人賴其賜道路謡頌聞於京師大豪陳順謀去其母紿之醉宿旁舍因誣以為嫁使其黨證之公察其情即命捕置果已亡去權至能使監司移其獄公拒弗與根索益急順乃持金謂審官吏謀去公以緩其事吏即為謾奏移公興元府西縣公具得行賂狀人或勸公辨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辨者

乎曹吏以謬誤自陳得改洪州之豐城江水嘗環城人
大饑邑豪吴氏以貲得官藏粟閉糴公召諭之不從謂
曰民餓且死令亦不敢自保禄位當杖爾以取之吴氏
大懼哀祈請命於是富人爭出粟民用以濟以課第其
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事
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奉陵寢宫中
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往往侵暴邑人公待之有方皆歛
戢就法度内韓贄守洛醜公正直誣以非罪洛人不直

其事譴閙道路而公卒不自辨還朝通判和州先是蔡州妖尼恵普以左道惑衆數年之間四方嚮動奔走奉事惟恐不至其後奸跡暴露有司猶暴其罪但坐杖皆羈置歴陽時朝廷當有赦恵普即詐疾以俟卒得免杖人皆神之謂果不可得而刑也居和未久崇奉者稍稍自遠而至郡守禮之甚謹公始戾止會守以謫去權領郡事一日捽至庭下布獄械於前使具道所以罔人之狀故其奸謀詭説皆掀揭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識

之士以謂微公之斷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爲
神怪之説妄言受知昭陵嘗以金字書賜之江淮之間
從者如市公亦按置於法由是遠近悚服復通判隰州
歳大饑力爲賑助所存活者甚衆熙寧乙卯夏四月代
還甲申以疾終於河南享年五十七公資質瓌壯明辯
剛決接人誠厚動有思意輕材好義中懐豁如材長於
治民嚴而有愛敏而不苛區縏剸劇常有餘裕其所斷
獄人自以爲不寃故前所泣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爽

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土田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閱年雖多不復忘廢豐城大邑公為之三年識其民且半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衛尉丞九遷為比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始娶倪氏事姑不謹公以義罷遣繼以曹氏魏襄悼公利用之孫封仁壽縣君二子曰顧曰頊皆太廟齋郎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昭立次早亡其二未嫁公平生不惑流俗邪妄之説常曰吾死慎勿為浮屠事及用陰陽拘忌之術公歿家人奉以

從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司農𡊮公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祔於先塋且命顥論公之官世材行以誌其墓

程邵公墓誌

邵公廣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死於熙寧首禩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藏（一作塟）之於伊陽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温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

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偫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久亦不復忘去雖警悟俊頴若照徹内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葢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温然及其有所不為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羣兒相與狎弄歡笑踊躍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葢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有喜

恕好欲是豈特異於常兒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吾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斯文為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塟日之廹

刋刻之不暇也惟砂書於磚以誌其壙

澶娘墓誌銘

澶娘廣平程顥之幼女也其父佐澶淵軍而生故命之曰澶其第四十七生於熈寧四年季秋之丁未死於十年季夏之壬午其質端而厚其氣温而良其舉動知思安靜沉遠殆如老成衆皆意其福且壽事固有莫可計者命矣夫始病痘瘡工藥之過劑一作劑善醫者論之曰痘瘡之初試欲利者也然當視其氣之强弱為藥之可

否疾之重輕為劑之大小今際以大藥下之宜其死也
噫是亦命歟人理之未至吾容當責命於天言之以為
世戒云耳悲夫澶娘既死七十五日而葬於河南伊陽
縣神陰鄉先塋之東與其姊嬌兒同兆一作穴銘曰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歸
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二程文集卷四